



刑法略第一

歷代刑制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後漢

晉

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前未聞其制

虞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

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

哉惟刑之恤哉於是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又五

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夏啓卽位有扈不道



誓衆曰不用命戮于社後又作禹刑 商作湯刑
紂無道廼重刑辟有炮烙之刑 周秋官之職建三
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揭刑象之法
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浹旬而斂又執旌節以宣布于
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
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凡盜賊軍鄉邑及家
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無罪凡殺其親
者焚之殺王之親者磔之殺人者踣諸市三日傷人
見血不以告者攘獄過訟者告而誅之坐爲盜賊者
其孳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凡有爵者與七

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爲奴 一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

五百宮罪五百劓罪五百 元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

謂刑平國用中典者也墨者使守門劓者守關宮者

守內刑者守囿髮者守積 王之同族不處宮刑是不

主族皆於隱處罰 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命呂侯作刑

之故使守積音恣 訓夏贖刑 訓夏禹贖刑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 多於初制 其後又作九刑 正刑五及 孔

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

神鬼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

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
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恠伎奇器
以盪上心者殺行偽而固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
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
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
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武公三年誅三父等
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寧公次子三長武公為太子次
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孝公初衛鞅請
君後三父等復共殺出子立武公 變法令令人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

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
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
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
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
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功者
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已乃立三
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者與五十金以
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
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
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

皆趨令行之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
衛鞅曰此皆亂化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
議令甘龍杜摯極非之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刑七百
餘人百姓皆苦之居三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大治而大悅魏文侯師李悝
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具魏世語中始皇卽位遣將成
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士卒死皆戮其屍其
後嫪毐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車裂狗滅其宗
輕者爲鬼薪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後又體解荆軻及
平六國制藏詩書及偶語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

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城旦四邊築長
城旦四歲刑也燕人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爲威因亡
去始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之其後東郡星隕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始皇盡
誅石旁人胡亥立以趙高爲卽中令更變律令有罪
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
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其三
族 漢高祖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蠲削秦法兆民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
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

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髡其形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姦遂令蕭何攬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惠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過誤之言以為妖言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又制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玄孫之子也今以上造有勞内外孫有骨肉屬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舂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參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鬼人薪已具上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為粲皆三歲刑也人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全之除挾書

律 禁也秦律敢 呂太后初除三族罪文帝制民有

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孥律令宜除

之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家罪疑者從輕於是刑罰大省斷獄

四百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曰諸當

完者完為城旦舂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鈇左右趾代刑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

完此當言髡者完之矣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

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

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

者皆棄市命者名也成其罪也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

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

歲免為庶人

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

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

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

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

寇故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

在本罪中又重犯者也

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

左趾者答五百當劓者答三百率多死

答數既多景亦不活

帝制改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猶尚不

全自今吏及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治所行所將

按察夏孟反

其餘飲食計償費勿論

計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他物若

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賊為盜

非他物謂非飲食

吏遷徙免罷受

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

謂其

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無爵罰金二斤沒

入所受有能捕告界其所受賊其後罷磔曰棄市

此先

諸死刑皆磔之於市今罷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

復下詔曰長老人所

尊也鰥寡人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

孕者未乳

產乳

師侏儒

樂師替者侏儒短人不能走

當鞠繫者頌繫

之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

罪死欲腐者許之

如腐木不生實矣

六年定

鑄錢偽黃金棄市律又以答者或至死未畢復減答

三百曰二百答二百曰百其定筆令

筆長五尺其本厚一寸其末薄

平寸皆

答臀

先特

畢一罪乃得更人

更人更易

自是

答者得全然死刑即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孝武

調發煩數民窮犯法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
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

緩深故之罪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律

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蕭何本定律九篇叔孫通又加十八篇張湯又撰越宮律二十

七篇趙禹撰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

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以例文書既相比况

繁主者不能遍睹或罪同而論異孝昭制子首匿父

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

大父母匿孫罪誅死皆上請宣帝患刑法不一置廷

平四人平之成帝鴻嘉初又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闖

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

劣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使人者也哀

帝綏和二年除誹謗抵欺法平帝元始中制曰前詔

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僻全貞信及眊悼

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

犯法者親屬婦人老弱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

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

捕他皆無得繫名捕謂下詔其所捕也其當驗者即驗問就其所居

而問定著令王莽居攝程義劉信起兵討莽為莽敗之夷三族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

求得行焚如之刑具峻酷篇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

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
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
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
減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爲刑罰不
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
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
之後代文帝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肉刑相坐之法
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
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
履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

元孝哀卽位日淺丞相王嘉等便以數年之間戲除
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
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
爲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罷之章帝時郭躬條奏
請重文可從輕者三十一事著于令陳寵又代躬爲
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鈇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
又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著于令寵復校律令刑法
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今律令犯死刑者六百一十
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
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

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罷安帝永初中法稍苛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為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西漢文景已除宮刑今復除蠶室刑者是當時雖有文而未悉斷武帝時司馬遷犯法下蠶室則其事矣今申明除之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事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存焉曹公乘

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修不同其議遂止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搗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尚方因是下愁毒殺人減死之令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頃刻追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

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
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
君傳習以爲秦相漢承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
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廐戶三篇合爲
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
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爲六十篇又漢時決事
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
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
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探入盜律有賊
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與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

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
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康成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
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
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
者益難天子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
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
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系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請
置博士轉相教授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
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弘受囚絹二丈附輕法
論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弘

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刑制命陳羣劉邵等刪約舊科旁採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各以爲律首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

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顛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旣產育則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旣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爲在室宜從父之誅旣醮可隨夫之罰於是詔有

司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
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於是命賈充鄭冲
荀覲荀勗羊祜王業杜友杜預裴楷周雄郭頌成公
綏柳軌榮邵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
類正其體號合三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
五十七言蠲其苛穢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之者若
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
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
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
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

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
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
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峻
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
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
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
掾張聚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
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略罪
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

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賕者則
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
名告誣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
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徃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
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
意不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
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恭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
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
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
戲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

謂之率不和謂之彊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
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
名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
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
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
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大操刀
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
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
者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也
五刑成章輒相依準法律之義也 東晉元帝爲丞

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自軍興以來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關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竊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

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摛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論之元帝令曰先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 宋文帝時蔡廓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自令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詳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時王弘上疏曰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疋常偷至五十疋謝莊爲都官尚書奏改定

州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
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刑究之
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
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必收聲吞釁然後
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
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而坐者無恨
齊武帝令刪定卽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
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 梁武帝
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
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罪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

之時齊時舊卽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
益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爲二十篇
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僞
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
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
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廩十九曰
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
爲死罪大罪梟其首次棄市刑二歲以上爲耐罪言
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
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

通志刑法
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答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杪一

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其鞭有刑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刑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鞞反之舌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一尺二寸稍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鞞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當

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
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制鞭制杖法鞭法杖自
非特詔皆不得用士人寸錮禁之科亦以輕重爲差
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
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 陳武帝令尚書
刪定卽范果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
十卷科三十卷其制惟重清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
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自餘一用梁
法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
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爲北獄建康縣爲南

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二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
卽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
史親行京師諸獄及治署治察囚徒冤枉 後魏起
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
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
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
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人
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
之無繫訊連逮人坐盜官物一備十及道武旣平定
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卽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

令至太武帝神麤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
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
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輶之爲蠱毒者男女皆斬
女焚其家其巫蠱者負殺羊抱犬沈諸泉當刑者贖
負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園
溷女子入春橐其痼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階九
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
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
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
當死者定按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然言乃刑之請

州囚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
延中詔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兇悖者求得
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則太平真君中以有司斷法
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贓四
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疋十一年誅崔浩
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
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文成帝
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致酗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
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候官伺察諸違犯贓
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

三十五刑六十二至獻文帝除口誤開酒禁故事斬
皆裸形伏鎖也也孝文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閭
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
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
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縣多爲
重枷復以石縋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爲能
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疑辭者不得
大枷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
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
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

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法例律五等爵及在
官品令從第五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
聽仕降先階一等刑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
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
盡求旣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
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
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于
縣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并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
鄉男散男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
資出身從之及齊神武秉東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

起遂立嚴制諸疆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
爲樂戶其不殺人及賊不滿五疋魁首斬從者死妻
子亦爲樂戶小盜賊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
從者流 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官刊定魏朝麟
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式武
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
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戶婚四曰擅興五曰違
制六曰詐僞七曰鬪訟八曰盜賊九曰捕斷十曰毀
損十一曰廩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
上新令四十卷大抵採_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十一曰

死重者輟之輟音患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
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
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百髡之投
于邊裔以爲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
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卽耐罪也有五
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六歲者
加笞百其五歲者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
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鑱輸作左校而不髡無保
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
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

通志刑法
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者舊
有金皆代以中絹死者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歲七
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六疋
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
續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準絹收錢
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爲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
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
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下皆名爲罪人盜
及殺人而亡者卽揭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
則不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宮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

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頒
繫之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
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
不義十曰內亂其餘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
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勅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
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
之並行 後周文帝兼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
變修撰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跋
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
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

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鬪競十二
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
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
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
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
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
五自六十至千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
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
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
四曰流刑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

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
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
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
鞭百笞百五曰死刑五一日磔二曰絞三曰斬四曰
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
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也
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
無罪若報讎者造於法造七報反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
者注其籍惟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奉流罪枷而梏
徒罪枷鞭罪在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

以下鎖之徒以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拳而殺之市惟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爲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爲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百

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讎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爲刑書要制以督之大抵持杖羣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羣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宣帝虐忍無度令撰刑書謂之刑經聖制 隋文帝初令高穎等更

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日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轆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爲五年徒刑五年改爲三年惟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

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爲負負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法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周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

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枕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爲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勅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治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治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惟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禁衛

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踈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駁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取奏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爲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之人或有盜一錢亦死煬帝卽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勅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秤

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三倍為差杖百則三十斤
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為差三年則百
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二死同贖三百
六十斤舊制鬻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
制曰諸州犯罪被戮之門暮以下親仍令合仕聽參
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
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官三曰違制
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
賊十曰盜十一曰鬪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
曰廩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偽十八曰

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
訊囚之制蓋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
寬其後帝外征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歛繁滋
盜賊蜂起更為嚴制

肉刑議

漢 後漢 魏 東晉

漢文帝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意有罪遂繫長安當
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
法當刑妾痛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縣也
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
罪天子憐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

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今有肉刑三黥劓二左右趾而姦

不止吾甚自愧夫訓道不純愚人陷焉詩曰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今刑者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

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

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議定律令諸當

完者完為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答

三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班固之論曰禹承堯舜之

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

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俗以薄於三

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鞶鞶而御驛突以繩繫馬口謂之鞶

絡驛突惡馬也馬頭曰鞶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全人

之生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故死者歲以

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

淫佚吏為姦賊若此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

十數萬人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故思所

以清源正本之論刪定律令音撰二百章以應大辟

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纂行肉刑欲死

邪欲腐邪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

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

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順稽古之制

成時雍之化矣。後漢獻帝之時，天下既亂，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崔寔、鄭康成、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肉刑。及曹公令荀彧博訪百官，欲復申之。少府孔融議以爲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類多趨惡。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莊，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正，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故朝廷善之，卒不改焉。魏武秉漢政，下令又欲復

肉刑。御史中丞陳羣深陳其便，相國鍾繇亦贊成之。奉常王循不同其議，魏武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不行。至齊王芳正始中，征西將軍夏侯太初、河南尹李勝相論難勝，主肉刑。而太初不主肉刑，凡往復數四文，多不載。丁謐又論曰：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寇攘，矯虔，苗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刑劓，椽黥。按此肉刑在於蚩尤之世，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

文不載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凶頑固可知矣湯武之王獨將奚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 晉武帝初廷尉劉頌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竊以爲議者徇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髡過三十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如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復從故

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亡者刑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今宜取死刑之限經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已刑者皆非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蹠居必死之窮地同哉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爲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非此犯罪則必刑

而無赦暨至後代以時峻多難囚赦解結權而行之
又不以寬罪人也而今常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
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
肉刑不用之故也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
赦也疏上又不見省 東晉元帝卽位廷尉衛展上
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
凋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勾踐養胎之義也詔
內外通議於是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引
班固之論以爲據尚書令刁協等議以今中興祚隆
天命惟新誠宜設肉刑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之忌

習斂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
明申法令樂刑者刑其死者殺則心服矣古典刑不
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
爲允尚書周顛等議以爲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
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民有餘姦習惡之徒爲非未
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以止之乎
恐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
也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
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
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

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
廓上議曰肉刑之設肇自哲王故能勝殘去殺化崇
無爲季末澆僞設網彌密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
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
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宏
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
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太初之
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赦宥

放生附

易解卦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虞書曰宥過

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周官司寇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曰訊羣
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
服下服之刑宥寬也人言殺殺之言寬寬一宥曰不
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
耄三赦曰蠢愚又國君過市刑人赦呂刑云五刑之
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墨辟疑赦其罰百
鍰刑疑則赦從罰六劓辟疑赦其罪惟倍剕辟疑赦
兩曰鍰鍰黃鐵其罪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
鍰禮曰疑獄汎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管仲曰赦者

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
 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
 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
 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赦者奔
 馬之委轡也 漢景帝四年赦有犯死罪欲腐者許
 之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矣 後漢光武建武中大
 司馬吳漢疾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無識知惟
 願慎無赦而已章帝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
 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答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
 未發覺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重

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
 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狀惟天恩莫不蕩宥臣以為
 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詣金城以全人
 命有益於諸邊帝善之下詔赦焉安帝永初中尚書
 陳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
 比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閭闔門外之右勒
 集囚徒於闕前搥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唐令曰赦
 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
 於闕前搥鼓千聲訖宣制放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
 行下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軌之

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婦兒啞
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兇者賊良民昔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
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
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武太后聖曆三年
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
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
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
律其鸞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厨故能幽明感通人
茲輯睦萬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者禁屠宰斷弋獵三

舉莫行一切不許將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王之善
經一不可也且江南諸州以魚爲命河西諸國以肉
爲齋一朝禁止倍生勞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
可也如有貧賤之流剝割爲事家業儻失性命不全
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總絕但益恐嚇惟長姦欺
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衆勢利依倚請託紛紜
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會今
非國家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儀從
容中刑典自天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爲
盡善景龍元年遣使往江淮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

通志卷之四十一
五
克直中書舍人李乂上疏曰江淮水鄉採捕爲業魚
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
之惠未洽於平民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
內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
支有闕在於拯物豈若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
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廼救
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治國愛民其福勝彼二年
九月勅鳥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犯者先
決三十宜令金吾及州縣市司嚴加禁斷
刑法略第一

食貨略第一

田制

禹別九州制田九等雍州第一等徐州第二等青州
第三等豫州第四等冀州第五等兗州第六等梁州
第七等荊州第八等揚州第九等九州之地墾田九
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周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
爲治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
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
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
爲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

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大夫
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
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
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
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
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
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
貢賦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

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
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農民戶人受
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士工商家受田五
口乃當農夫一人此一口受田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
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
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疆也商鞅相秦孝公
以三晉地狹民貧秦地廣民寡於是誘三晉之民而
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
兵疆無敵於天下及漢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

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終不能用及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代田者耕田之法耳而非受田之制也哀帝時師丹輔政建限田之制以裁抑兼并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

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晉武帝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未暇作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

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爲衣食客及佃客量其官品以爲差降後魏文帝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民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理之本井稅之與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旣立始返舊墟蓋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疆宗豪族

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人給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太和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

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人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二十畝課蒔餘果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

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二已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

通志卷之四十一
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
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
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
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
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配流謫無子孫及戶絕者
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
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
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
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北齊給授田令
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

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瀛定無田之人
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武成帝河清三年令
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
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
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以下逮
于羽林虎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
羽林虎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
求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
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
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

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之法關東風俗傳曰其時疆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錫之地昔漢氏募民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按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後周文帝霸政之

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今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隋志作九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比日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開皇中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戶按定墾

之數每戶合墾田二頃餘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

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

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

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

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按其時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

五頃餘恐本史之非實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

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此秦漢以來丁男給永業田

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

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

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求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甲

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

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

狹鄉新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

則倍給其求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

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

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

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

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

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

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

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
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
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
以上同職事給諸求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
襲爵之人惟得承父祖求業不合別請其縣界內所
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
不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
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
加一畝並不入求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
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十

三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
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
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
分田亦準此卽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
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
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
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
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
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頃
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

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
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三十畝副
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
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所在處給諸軍上折衝
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
一頃二十畝旅師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
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
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畝
若驛側有牧田之處疋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
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產

業田諸以工商爲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
狹鄉者並不給又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州府縣監
折衝府鎮戍關津岳瀆等公廨田職分田各有差職
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
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
日爲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
唯租分法其價六畝以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
六畝並取情願不得抑配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
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
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

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按十四年有戶八
墾之數每戶合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
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萬頃

陂渠

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
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
令不知用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
魏之河內民歌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
鄴旁終古馮鹵兮生稻梁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
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
仲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

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
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注填關之水溉澤鹵
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
年命曰鄭國渠秦平天下以李冰為蜀守冰壅江水
作壩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溉灌
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漢文帝以文翁為
蜀郡太守穿煎澗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
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
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得以
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水工徐

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

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

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龍門縣地屬絳郡

河東縣地並屬河東郡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

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

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

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

府以為稍入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其後嚴熊言臨

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重泉在今馮翊

即莊熊之所穿渠之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

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徵在馮翊

今馮翊縣界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

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

渠之開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

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

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

輒成國漳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

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陂山

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

歲而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在鄭國渠之

輔渠亦曰六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後十六歲趙中大
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
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
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
後舉鍾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斛且溉且
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元
帝建昭中邵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之南六十里
造鉗盧陂壘石為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
鉗盧王池因以為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二萬頃
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

前有邵父後有杜母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為廬江
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
景重修之境內豐給其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陂順帝
音鵲今壽春郡安豐縣界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鑑湖築塘周迴三
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東晉張闔為晉陵內史時所
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闔乃立曲阿新豐塘丹陽郡界溉
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宋文帝元嘉七
年劉義欣為荊河刺史鎮壽陽于時土荒民散義欣
乃經理芍陂為之堤堰引淠匹諸反水入陂開榛伐木
水得通涇歲獲豐稔後魏刁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

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鎮今靈武郡富平今迴樂縣有艾山南
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
兩岸作漑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水
則充足漑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
凡四漑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雋為幽州
刺史范陽郡有舊沉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
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
人多飢餒延雋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漑田萬餘
頃為十倍利

屯田

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
屯田張掖郡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
兵擊先零羌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
田以待其弊上從之於是留步士萬人屯田大獲其
利明年遂破先零屯田之詳見充國傳魏武帝破黃
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
置屯田於是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
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
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諸軍
伐吳時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

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弁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得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懿善之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

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鷄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

之後杜預在荊州脩邵信臣遺跡激用洧洧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卽以爲廩穆帝升平初荀羨爲北部都尉鎮下邳屯田于東陽之石鼈臨淮郡界公私利之後

帝太統十一年大旱十三年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賦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之害也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羣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

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
詔沿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
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
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
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唐開元二十
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
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屯應置者
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
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天寶八年天下
屯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

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
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
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

後上元中於楚州置
洪澤屯壽州置芍陂

屯厥田沃壤
大獲其利

賦稅

古之有天下者必有賦稅之用計口而入謂之賦公
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謂之稅稅以供郊廟社稷
天子奉養百官祿食賦以給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
實府庫賜予之用禹定九州量其貢賦三代因之而
什一之法未嘗廢秦孝公十二年初爲賦蓋納商鞅

之說而易其制也自時厥後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
大半之賦而猶為不足漢高帝懲其弊於是約法省
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
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
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
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八月初為筭賦漢儀
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孝惠六年令女
子年十五以上至二十不嫁五筭漢律人出一筭筭
百二十錢唯賈人
與奴婢倍筭今使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之晁錯說上令民入
人多故出賦四十二歲而一事

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
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帝
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民十一年租稅之半
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
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
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孝景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
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
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傳孝
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
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

法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建元元年制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孝昭始元六年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武帝時賦歛繁多律外而取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今始復舊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四年出口賦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其令以菽粟當年年賦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孝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出錢月三百後漢光武建武六年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也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與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武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

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實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
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斛極遠者輸算錢
人二十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
一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
算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
帝卽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大元二年除度
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
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宋孝武大明五年制天下人
戶歲輸布四尺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
帝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

始遣臺使百姓駭迫不堪其命恣意贓賄人無敢言
守宰務在哀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
以充重賦又臺符旣切畏失嚴期乃有自殘軀命斬
絕手足以避徭役守長不務富民惟言益國豈有民
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子良之言雖切而終不見用
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其無貫
之人不樂州縣編者謂之浮浪人惟其所輸終優於
正課至齊武帝時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
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
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

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
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叅軍殿中監監軍長史
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
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
二人第九品舉輦迹禽前驅彊弩司馬羽林郎殿中
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鉞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
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
綿八兩綠絹八尺綠綿三兩二分粗米五石丁女並
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
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

此也其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
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
補京官文武月例唯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
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
軍班丹揚郡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高
梁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
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後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
一疋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
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
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

以此爲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費
三疋爲內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者聽一子不從
役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
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疋
六十尺爲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
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
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
年糧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
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
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

之費至是戶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斛以爲官司之祿
復增調外帛蒲二疋所調各隨土所出其司冀雍華
定相秦洛荆河懷兗陝徐青齊濟南河東東徐等州
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正光
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
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
千五十四斛九斗麩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千萬
五百九十九斤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
及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
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三石北齊文宣

受禪多所草創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之常廩并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

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均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癯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斗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

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迴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

桑土調以絹絕麻土調以布絹絕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特蘇威爲納言遵父綽之遺訓減寬賦徭務從輕典帝又躬行節儉海內繁富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餘州並免當年租賦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旣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旣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無

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內外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煬帝卽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租賦之入益減矣唐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制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丁男中男給一

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給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絕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絕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絕爲匹布爲端綿爲屯麻爲紵濶尺八長四丈者謂之匹若當戶不成匹端屯紵者皆隨近合成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資每日絹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稅調俱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

通志卷之四十一
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胡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口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天下之戶量其資產定爲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在邑居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村坊鄰里遞相督察士農工商四民各業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自開

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困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時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商賈稅三十之一度與所居者均役其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瑯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楊炎

不疑也按天寶中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餘萬其稅錢約得二百餘萬貫大約高等少下等多今一

八等戶所稅四百五十二九等戶則二百二十通以二百五十為率自七載至十四載六七年間與此大數或多或少加減不其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餘

萬石兩漢每戶所墾田不過七十畝今亦准此計約庸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餘萬丁庸調

輸絹約七百四十餘萬疋每丁計綿則百八十五萬餘屯兩丁三兩六兩為一屯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

兩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餘萬端每丁兩端一丈五尺其租約百九

餘萬丁江南郡縣折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端大約

以下戶計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丈萬下江北郡縣納粟約五百二十餘萬石大凡都計

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餘萬端疋屯貫石諸色資課及勾剝所獲不在其中天據

寶中度支每歲所入端屯疋貫石都五千七百餘萬計稅錢地稅庸調折租得五千三百四十餘萬端疋

屯其資課及勾引等當其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三百萬折充絹布添入兩京庫三百萬廻充

百萬江淮廻造米轉入京充官祿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留當州官祿及遞糧一千萬諸道節度軍糧及貯備當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西京一百萬入

入東京千三百萬諸道兵賜及和錢則二百餘萬貫
羅弁遠小州便充官料郵驛等費
六十餘萬諸道州官課料及市驛馬
自開元中及于

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勳每歲軍用日增其費羅米
粟則三百六十萬疋段朔方河西各八萬隴右百

萬河東節度及群給衣則五百二十萬朔方百二十

十萬河西百萬伊西北庭四十萬安西別支計則二

百一十萬河東節度四十萬幽州餽軍食則百九十萬石

河東五十萬幽州凡一千二百八十萬開元以前每

劍南各七十萬歲邊夷戎所

費用不過二百萬貫自後而錫賚之費此不與焉其時
錢穀之司唯務割剥迴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

問關困矣尚書省度支總天下經費自安祿山反至

副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其內建中初又置轉運使

歲天下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百餘萬貫以

外費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師外稅米麥共千六百

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京師外費

臣謹按井田之法所以為良者以田與賦不相離

雖暴君不能違田而取賦汚吏不能什一而加多

至秦孝公開阡陌之法田賦始相離故所取者不

多乎什一則少乎什一也其弊至於收太半焉漢

高帝欲革秦之弊什五而稅一孝景二年始令民

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至後漢以三十而稅一為

通用之法荀悅曰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則知漢法之優民可謂至矣然豪彊占田踰多浮客輸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富室之暴酷於亡秦皆緣無授田之法所以惠不及齊民偉哉後魏孝文帝之爲人君也真英斷之主乎井田廢七百年一旦納李安世之言而行均田之法國則有民民則有田周齊不能易其法隋唐不能改其貫故天下無無田之夫無不耕之民口分世業雖非井田之法而得三代之遺意始者則田租戶調以爲賦稅至唐祖開基乃爲定令曰租曰調曰庸有田則

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者什一之稅也調者調發兵車井田之賦也庸者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資役多則免調過役則租調俱免無傷於民矣舍租調之外而求則無名雖無道之世亦不爲自太和至開元三百年之民抑何幸也天寶之季師旅旣興誅求無藝生齒流移版圖焚蕩然是時賦役雖壞而法制可尋不幸建中天子用楊炎爲相遂作兩稅之法自兩稅之法行則賦與田不相系也况又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立爲常規也且言利之臣無

代無之有恨少無恨多有言加無言減自兩稅以
來賦不系於田故名色之求罔民百出或以方圓
取或以羨餘取或言獻奉或言假貸初雖暫時久
爲成法建中以來將五百年世不乏楊炎不知所
以加於大曆中一年之多數目復幾倍乎嗚呼後
世之爲民也其難爲民矣且開元之前戶口至衆
而民皆有田至於癯老童穉寡妻女子亦皆有田
一丁授田百畝百畝之田歲輸粟二石絹二丈
絹則布二丈五尺嶺南諸州則以戶計上戶一斛
二斛下戶六斛夷獠半之內附之家上戶十丈下

戶無出當是時也民之所以爲民也如此官之所
以取諸民也如此後魏去三代爲遠今去開元不
遠是非難行之道也後之言治道者當使一民有
百畝之田然後可以議魏齊周隋唐之事若有無
田之民不耕之夫則於魏齊周隋唐之事未可輕
議也言利之臣則亦當量開元之前所以爲重賦
者百畝之田不過二石粟二丈絹耳所以爲輕賦
者上戶之家不過十丈耳今百畝之田賦斂如此
上戶之家出錢如此吾於如此之中復何容心哉

歷代戶口

夏漢

商後魏

周晉

秦宋

齊 後周 後魏 北齊 唐

禹平水土爲九州有民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口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夏之衰也逮成
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商德之衰也逮周武王
受命定五等之封有千七百七十三國及周公相成
王致治刑措有民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
口此周之極盛也東遷之後莊王之十三年自太子
公侯下至庶人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
三人其後戰國相併摧殘民命伊闕之敗斬首二十
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

東六國戎卒尚踰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
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
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
間百姓死沒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
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漢高帝定天下人之
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
國十分無三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
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
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率土
遺黎十纔有二三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

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至孝和人戶滋殖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建安之際海內荒殘人戶所存十無一二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

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蜀劉禪炎興元年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庚子凡一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康元年歲次庚子凡一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後趙石勒據有河北初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魏王即曹公以河內魏及等十一郡并前趙國合二十四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前秦苻堅滅前燕慕容暉入鄴閱其名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千九百九十八萬

七千九百三十五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口于關中平燕定蜀蓋為偽代之盛也時關隴清晏百姓豐洛自長安至于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資販於道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西滅後秦平關洛長河以南盡為宋有孝武大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齊既短祚梁則喪亂宏多逮陳之末年隋家所收五十萬戶二百萬口而已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時為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可謂盛哉及經爾朱之亂東西流移猶不下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戶焉北齊承魏末喪亂

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性多殘虐武成後主俱為僻王至隆化二年為周所滅有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後周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隋以外戚代周無干戈之患文帝克己無誅斂之求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後周靜帝未授隋禪有戶三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至開皇九年平陳得戶五十萬及是纔二十六萬七千九百三十二百煬帝承富庶之資恣荒淫之行登極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

洛至淮及河又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
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人兼役而死
者大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
十二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衆餽軍者倍
之又逆徵數年之賦窮侈極奢舉天下之人十九爲
盜賊至唐貞觀間而戶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
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爲州
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
得二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
十一馬千三百疋永徽元年戶部尚書高彥行奏去

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戶旣多謂長孫無
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爲充實
因問隋有幾戶今有幾戶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
七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顯慶二年十月上幸許汝
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間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
又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初有八百餘萬戶末年
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
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
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
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

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
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

三十萬九千二百八十八
 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
 九課口八百二十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八
 此唐家之
 極盛也
 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
 損戶總五百九
 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課口損三千二百五十九
 萬八千四百三十七
 一不課口損三千七百五十九
 萬八千四百三十七
 戶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按比戶口約都
 得主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有三十餘萬

丁中

漢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音晉武帝
 平吳後有司奏男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
 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

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宋孝武帝大明中從王
 敬弘之言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北齊
 武成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
 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
 以下為小隋文帝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歲
 以下為小十七以下為中十八以上為丁丁從課役
 六十為老乃免開皇三年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煬
 帝即位戶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高頴奏以民
 間課稅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
 帳出沒既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之樣請遍下

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各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神龍元年韋皇后求媚於人上表請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制從之天寶三年十二月制自今以後百姓宜以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按開元二十五年戶令云諸戶主皆以家長爲之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無課口者爲不課戶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爲不課

戶善乎杜佑之論也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三王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已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財豐俗阜寔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万九十萬矣自平陳後又加四百八十餘萬其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

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
紊姦偽充滋高頰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
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浮客被疆家收大半之賦爲
編毗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丞庶
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民俗康阜頰之
力焉功規蕭葛道亞伊呂近代以來未之有也唐家
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
氏之數唐氏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
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
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

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
浮華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
目以迂濶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郡胥貨賄
行於公府而至此也

食貨略第一

食貨略第二

錢幣

太昊 漢 宋 北齊

夏 王莽 齊 後周

商 後漢 梁 隋

周 魏 陳 唐

秦 晉 後魏

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為刀器再變而為園法太公作九府園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園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以

為貿易之制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
並廢後人不曉其謂也觀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
世代以錢字故泉之文借為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
文下體不從水也先儒不知本末謂流於泉布於布
寶於金利於刀此皆沿鑿之義也錢所以權天下之
利而便於民古人與金銀龜貝相參為幣惟管仲之
論詳焉以先王所以守財物御人事而平天下者在
乎此禹有五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民之無饘有賣
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賑之湯以莊山之金鑄
幣以贖之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二分

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贍

不足百姓蒙其利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

姓不便皆去其業孫叔敖為相市令言於相曰市亂

人莫安其處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復如故而百

姓乃安也秦一中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

幣二十兩為溢改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

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

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

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錢重銖半黃金一斤復周之

斤名高后二年行八銖錢秦錢文曰半兩即八銖錢

漢以其太重更鑄榆莢人

患太輕至此六年行五分錢徑以五分用羨錢也孝文五年為

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

令便民放鑄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文字

與四銖同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文字稱兩

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孝武帝有事於四夷又

徙貧民七十萬口於新秦中用度既廣出御府錢以

贍不足而冶鑄或累萬金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

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

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

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

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下莫

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

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漢志曰直三千二曰

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以半斤之重差為三

重四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

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

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

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是為白金五銖錢四五年

間郡國姦鑄益多公卿請令京師官鑄赤仄以赤銅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

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仄
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
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
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
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
之宣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
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搖動
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
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
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

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
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
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
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始造大錢徑一十
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
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
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
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
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於是為錢
貨六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凡

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般以鍊錫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其後改易不常品名頗衆不足記也及公孫述權號於蜀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後漢光武除王莽貨泉自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

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及帝時穀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百物皆賤矣帝用其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民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寮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

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夫欲民繁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帝乃不鑄錢靈帝作五銖錢而為四出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董卓焚燒宮室乃劫鑿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長安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曹公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買至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人開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

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為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蜀先主劉備攻劉璋與士眾約苦事定府庫百姓孤無取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持干戈赴諸庫藏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錢一直百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秤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使利民輸銅計鑄畢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呂蒙定荆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民間患之後孫權下令曰往日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人意不以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赤烏舊錢輕重雜為便其省之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

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帝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爲禁制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致損必多魏明帝廢錢用穀四十年矣終以不便故捨穀帛而復用錢此已然之驗也玄議遂不行宋文

帝元嘉七年立錢置法鑄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人開頗盜鑄多翦鑿古錢取銅帝甚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穿鑿議者多同之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自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古五銖同價無利百姓不資盜鑄孝武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爲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貨薄民貧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將大乏宜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罪爲品詔可之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

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既轉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顏竣陳三不可逮廢帝景和二年遂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卽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翦鑿者謂之朶子尤薄輕者謂之荇葉市井通用之朶光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

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斷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太始初唯禁鵝眼縷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又普斷唯用古錢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覲上書曰三吳國之關閩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患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質輕而數多不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

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
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欲更鑄會上崩乃止梁初唯京
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
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武帝乃鑄錢肉
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
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
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
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
並不許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
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

以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
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
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
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
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
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
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
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鐵兼
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
鵝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大賢六銖以一當

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
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
六銖而行五銖以至陳亡而嶺南諸軍州多以鹽米
布帛交易俱不用錢云北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
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
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
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易者皆以絹布
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舊文更鑄流之四境
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
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製造甚精

至乾明皇建之間徃徃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孰
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
兗梁豫荆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
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
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錢以一當五
與五銖並行是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而河
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
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
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
行大布錢不得出入四關其布泉錢聽入而不聽出

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隋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有私鎔鑄三年四月詔四向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卽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

勿用以其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猶不能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鑱錫鑱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鑱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猾稍多漸磨鑪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遞相放効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是時江南民間錢少

晉王又請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鑛處錮錮鑄錢於是
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鑪鑄
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
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爲吏所
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王綱弛紊
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
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鑠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
貨賤物貴以至於亡唐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銖錢
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
四釐積十文重一兩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鑄錢監

於洛并幽益桂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鑪鑄錢右僕
射裴寂一鑪議者以新錢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
甚便之後盜鑄漸起而所在用錢濫惡顯慶五年九
月以天下惡錢轉多乃令所在官爲市取之五惡錢
酬一好錢百姓以惡錢價賤私自藏之候官禁之弛
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弊仍不息至乾
封元年封岳之後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徑一
寸重二銖六分仍與舊錢並行新錢一文當舊錢十
周年之後舊錢並廢初開元錢文給事中歐陽詢制
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篆隸體其詞先上

後下次左後右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及鑄新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寤錢文之誤又緣改鑄商賈不通米帛增價乃議却用舊錢二年正月下詔曰開元通寶高祖創之太宗承之萬代之法也乾封新錢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鑄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既而私鑄更多有將船柁宿於江中鼓鑄所部不能覺察錢復惡濫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就市給糴斛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毀之是時鑄多錢賤粟貴於是權罷少府鑄錢尋復舊則天長安中揭樣於市令民間依樣用錢

俄而簡擇難於交易又降勅非穿穴及鐵錫銅液者並許用之自是盜鑄蜂起有鎔錫以錢模夾之斯須則盈千百開元五年知政事宋璟請禁天下惡錢行二銖四參錢時江淮錢尤濫惡有官鑪偏鑪稜錢時錢等數色璟乃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充江淮使隱之乃令率戶出錢務加督責百姓乃以上青錢充惡錢納之其小惡者或沉之於江湖以免罪戾於是市井不通物價騰起流聞京師隱之貶官璟因罷相張嘉貞知政事請不禁鑄錢弛其禁民乃安之二十二年張九齡初知政事明皇下其議左監門衛錄事參軍

劉秩上議曰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今之錢卽古之下幣也今若捨之任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遂陳五不可時黃門侍郎裴耀卿等皆以爲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事遂不行但下詔禁惡錢而已天寶中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由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置九十爐鑄錢絳州三十爐揚潤宣鄂蔚各十爐益鄧郴各五爐洋州三爐定州一爐約每爐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每爐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鐵三千七百九斤黑錫五

百四十斤每千錢除工一以外用銅鐵錫約價七百五十文每爐歲鑄錢三千三百緡約一歲計鑄錢三十二萬七千餘緡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有司請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十斤與開元錢參用以一當十二月琦入爲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斤成貫詔可之於是新錢與開元乾元錢三品並行尋而穀價騰貴米斗至七千餓死者相枕於道乃擡舊開元錢以一當十減重稜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民間擡加價錢爲虛錢長安城中競爲盜鑄京兆尹鄭叔清擒捕

之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上元元年以重稜當五十錢減作三十以開元舊錢一當十寶應元年改乾元重稜小錢一當二重稜大錢一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至是人甚便之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淮諸州任土所出皆賤弱難致之貨以輸京師不足償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始增加大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元年戶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歲供鑄錢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

貫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不理久廢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錢監置十鑪鑄之每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淨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元和三年鹽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之境有平陽冶及馬迹曲木等古銅坑二百八十餘井今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日鑄二十萬以年計之鑄成七千萬貫有利於人從之其年六月下蓄錢之禁又以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可資鼓鑄銀無益於生民自五嶺以北銀宜禁

採惟課採銅資官鑄作四年京師用錢每緡除二十陌於是禁之又禁錢出嶺除採銀禁六年制公私交易十緡以上卽兼用改疋其年三月河東節度使王鐔奏請於蔚州加置至五鑪八年四月勅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疋估加十之一十二年禁藏錢不得過五十緡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令諸道公納銅器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禦經略使給與價直仍令鑄錢長慶元年九月勅泉貨之義所貴通流如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來務

令可守其内外公私給用錢貨從今以後每千疋八十以用九百二十為貫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腫音誰東

來二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北河今朔方之北河率三十鐘

而致一石至漢興高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以給中

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

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其後東滅

朝鮮置滄海郡人徙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

取河南地今朔方之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

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道九百餘里度六月而罷若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度可三月而罷此損漕省半天子乃令齊水工徐伯表發卒穿漕渠以運大便利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漕天子又以為然渠田數歲河徙渠田遂廢其後

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

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南入沔今漢中郡褒斜縣斜水北

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

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聞其事

言抵蜀故道多坂廻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山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孝宣卽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稔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時耿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

通志卷之三
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可以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懿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懿從之乃廣開漕渠東南有事與

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漕運雖有此詔而未成功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碣於許昌以通運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費

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弘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貨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疋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雇作首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賸絹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雇價遠

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疋又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里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濡陂至倉門調一車雇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爲便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統萬今朔方郡是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

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二千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奉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沂流數十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求於嶂岷山在今平原郡高平縣今笄頤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

五月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卽大省人力旣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求以爲式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民能於洛陽運米肆拾碩經底柱之險

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郡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之北今悉爲北狄之地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

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楫至長安故渠開元十八年明皇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蚌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

始至河口卽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
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卽漕洛乾淺船艘隘閘般
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
日少糧食旣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
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
徃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
南船不入黃河卽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
河不入漕洛卽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
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
近轉運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

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
江南船至河口卽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
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
卽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不堪
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卽給貸費散公私無益
疏奏不肖至二十一年擢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
稼穀價踴貴擢卿奏曰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
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
旱便則匱乏徃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
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又得安居

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爲憂民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卽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旣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道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旣淹遂生

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迴從河口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旣屬水險卽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卽般下貯納水通卽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沂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勅鄭州刺史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

卿為轉運都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
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
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沂鴻溝
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曉
習河水者迤送納于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
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耀
卿罷相後緣邊運險澁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
事又停廢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
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
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于淮而踰時

舉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

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

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

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

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

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灞

二水會於漕渠每夏大雨輒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

二百五十萬石入關舊於河南路運至陝郡太原倉

元初河南尹李傑始為陸運使從含嘉倉至太原倉

置入迤場相去每場四十里每歲冬初起運八石後至一百萬石每歲用車八百乘分為前後交兩

得管山海之利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押而
藏之况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
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
吳王亦可見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
不可廢也於是丞相奏曰賢良之士不明縣官猥以
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奏可於是利
復流下庶民休息孝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
之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官自
可鬻和帝即位詔曰孝武榷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
之費中興以來猶未能革先帝恨之故遺戒罷鹽鐵

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布告天下獻帝建
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
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爲鹽者
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舊置使者監賣以
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
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
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民果還關中豐實後
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
罷之而人有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
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其後

更罷更立至於末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爲稅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唐開元元年十一月左拾遺劉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廐馬三

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夷狄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嘗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明皇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

一萬石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蒲二千八百石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七百五十一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綿州并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并六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三十三貫瀘州并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五貫榮州并十二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百九十三貫果州都當錢九千九百八十七貫邛州都當錢三百七十三貫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帝平本錢至貞元八年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什稅

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鹽鐵使王播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天下大怨武宗即位鹽鐵轉運崔珙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兩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

鬻爵

漢孝文時晁厝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

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
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洩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
者也取有餘以供上用則
貧人之賦可損所謂以有
餘補不足令出而人利者
也順於人心所補者三一
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
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
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
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
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
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
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
之粟必多矣於是從厝之
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
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
為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厝復奏言陸

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
之食不足用大洩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

粟郡縣矣

入諸郡縣以備凶災

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

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矣上從之孝景帝時上郡
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減省及徒復

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帝元朔元年外事四
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以終身復
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民

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

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開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

三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
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置以寵軍功也顏師古云
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茂陵書止十一
級皆前漢之制至後漢和帝依級散其賞曰乃故
車功也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
矣或者茂陵之書不說盡也
餘萬金請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
大夫五大夫者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
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乃武功十
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
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
得至樂卿樂卿者乃武功爵第八
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以崇軍功軍功多
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即吏吏道雜而多端
然官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
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郵
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
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所忠又言世家
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
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後漢孝
安末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民
入穀得關內侯靈帝懸洪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
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
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官室錢大都至一三千萬
錢不畢至自殺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

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往輒迎致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緼袍以示之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理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空虛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階

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如納錢請准勅廻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又准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脩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勅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

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勅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上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內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榷酤

漢

隋

陳

唐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斛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

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除貸幹在縣官唯酒酤獨未幹請法古今官作酒

以二千五百石為一率開一壚以賣壚謂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

形如壚故取其名也月醴五十釀為唯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

斛得成酒六斛六斛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

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截灰炭截酢漿也給工器薪

樵之費於是置命士督五均六幹而人愈病陳文帝

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隋文帝

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唐廣德二年十一月

勅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

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
充市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
收利以助軍費

筭緡

漢齊

梁晉

宋陳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
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之衆貧者蓄積無
有皆仰縣官異時竿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竿如
故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文出二十諸賈人未作貫
為竿也詩云維絲伊緡輶小車也貸買賣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人取利者雖無市籍各
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率緡

錢二千而筭一

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竿也

諸作有租及鑄

以手

作而賣也

率緡錢四千而筭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

輶車一竿

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商北邊騎士而亦有輶車皆令之出一竿

賈人輶車二竿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

戍邊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天子既下緡錢

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

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憲司理之獄少反者

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十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

百餘頃宅亦如之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

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

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其泉不復告緡晉自過江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

此亦等緡之類

雜稅

漢後魏

後漢北齊

宋後周

齊隋

陳唐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其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無歛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歛今所謂租六書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官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子人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

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
祝及他方伎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謁舍若皆
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
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末年盜賊群起匈奴侵寇大募
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一切稅吏民貲三十
而取一後漢靈帝時南宮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
帝令歛天下田稅十錢以治宮室宋元嘉二十七年
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
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
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交江四州富有之家資滿五

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換一過此率計事息
卽還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州刺史以會稽邊帶
湖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歛
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
稽粗闢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
路須通均夫訂直人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
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
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
損政實此為劇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
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

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歛既重時甚患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顓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遊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歛何足為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

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擬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京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銳往屯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其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十以上者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片勅江淮堰壞商旅牽船過處準斛納錢謂之埭程大曆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手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兵馬事緣上元十一年冬人民失業之後又其昨北寇未平之日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文充大計錢

平準 均輸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

弘羊爲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

物矣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

同徒屬有平準令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

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

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

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徃徃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

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置平準于京師

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

賈無所牟大利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

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計之時南越初置郡數

及發南方吏卒徃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

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

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

來市珍瑤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崔

取而官轉輸於京故曰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

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

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窮怨

布帛爲租則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

後用度益奢

平糶

常平
義倉

漢宣帝時數歲豐穰穀石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糶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糶儉則糶以利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

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飢人即以貸給使疆壯轉運以贍老弱未盡施行人賴之矣齊武帝永明元年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蓄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治建業今江寧縣也南徐州二百萬南徐州治京口各於郡所市糶南荆河州二百萬南荆河州治壽春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郢州

三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治汝南今義陽郡是也西荆

河州二百五十萬西荆河州治歷陽南兖州二百五十萬南兖

州治雍州五百萬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

易後魏孝莊時秘書丞李彪上奏曰今山東饑京師

儉臣以為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

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糶積於倉時儉則減私之十

二糶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

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

餘場內附之後收內兵資與人和糶積為邊備也北

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民倉初立之日准所

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適當州穀價賤時斟量

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每歲人出租二石義租五斗

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後周

文帝創置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即

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

頒秋歛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

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

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

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

雖水旱爲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
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
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
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
社有饑饉者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
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
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
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
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
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

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
等稅上戶不過一碩中戶不過七斛下戶不過四斛
唐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
所不免國無九年之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
後戶口凋殘每歲租米未實倉廩隨卽出給纔供當
年若遇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
級輸粟名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
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
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
秋熟准其見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

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
州縣隨便取給太宗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
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
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碩
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
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
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
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
升以為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
五碩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

穀一斛伍勝當粟一斛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碩折納
糙米一碩四斛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
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碩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碩

關內 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 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石

河西 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七石

隴右 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碩

北倉 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四石

太倉七萬七千七百一十石

含嘉倉五千八百四十三石

太原倉二萬四千八百一十石

末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一十石

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一十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四碩

關內道五百八十三萬一千六百一十石

河北道五百八十二萬一千六百一十石

河東道三千五百八十八萬九千九百一十石

河西道七十五萬二千六百一十石

隴右道三百七十七萬二千六百一十石

劔南道九百四十二萬三千六百一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六百一十石

淮南道六百八十八萬二千六百一十石

江南道九百二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石

山南道八百四十二萬三千六百一十石

義倉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碩

關內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六百一十石

河北道一千七百六十五萬四千六百一十石

河東道七百六十三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 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三十八石

隴右道 三十四萬三千石

劔南道 二百七十九萬七千七百八十八石

河南道 千七百六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五石

淮南道 四百八十四萬八千七百五十五石

江南道 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七百七十九石

山南道 二千六百六十七萬八千八百一十八石

常平倉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三十一碩

關內道 二百七十七萬五千七百七十九石

河北道 七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八十八石

河東道 五百三十三萬五千六百六十八石

河西道 三十三萬一千九百一十石

隴右道 四萬二千八百五十二石

劔南道 七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

河南道 四百六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 八萬一千二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 四萬九千九百一十九石

江南道 關

